

## 老栓的遗嘱(小说)

□ 侯发山

老栓死了,无病无灾的,算是无疾而终吧。他是个光棍汉,无儿无女,村主任老贵组织大伙儿安葬了他。费用无需老贵操心,老栓的枕头下有四万多元的积蓄,丧事从简,仅花了两千多元。剩余的钱怎么办?老贵知道月亮湾村的老少爷们都惦记着,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片,抖了抖,说:“老栓留有遗嘱,说他攒下的积蓄,捐给村里,作为爱心基金……”

大伙儿都啧啧称赞,不住地念叨老栓的好。老栓一辈子与人为善,从未与人红过脸,乡里有敬老院,老贵动员了几次,死活不去,说自己不缺胳膊不少腿,能养活自己……遗嘱像是他说的,没有人怀疑遗嘱的真假。

还有一件事,不得不让大伙儿操心挂念,那就是老栓还有一头奶牛。这头奶牛来老栓家时还一岁不到,如今已经十岁了,看它的精气神,还能活几年没问题,再下两个牛犊也完全有可能。老栓平时的日常花销,就靠这头奶牛,卖牛犊,还有牛奶。

二狗提议:“杀了分肉吃。”他是村里的“刺头”,好出风头,爱较真。也正因这个原因,如今四十出头还是单身,没有哪个女人愿意嫁给他。

响应这话的村民有几个,但不多。

“你就忍心?你们就忍心?吃到嘴里怕你们也咽不下。”老贵瞪了瞪二狗及那几个跟风的村民,“你们拍着良心想一想,哪一家没喝过这头奶牛的奶?”

二狗红着脸分辩道:“俺也没白喝,给他掏着钱哩。”

“市场上牛奶多少钱一斤?老栓给你,还有村里的老少爷们,便宜了三分之一还多。”老贵回怼了一句。

二狗的脸红到了脖子那儿,还死牙臭嘴地说:“不让杀,那就牵到集市上卖了,大伙儿分钱。”

二狗的这个提议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:

“就是。”

“中。”

“我看可以。”

老贵说:“不能卖。这头牛我得给康书记送去。”

“康书记?”二狗愣怔了一下。众人也都面面相觑。

对于康书记,月亮湾村的老少爷们没有不知道的,没有不熟悉的,康书记还在本地当镇长的时候,有事没事就到月亮湾来。那时,月亮湾还没有脱贫,在康镇长的运作下,村里修了水泥路,因地制宜,引进了核桃、红枣种植技术,使得月亮湾村走上了小康路。后来,康镇长成了镇里的康书记,如今升为县纪委副书记。尽管调走了,有时间就来月亮湾村,看一看,转一转,跟大伙儿喷一喷。

老贵说:“康书记对咱村有恩,这头奶牛……”

二狗打断老贵的话,说:“你就是想拍人家的马屁,送奶牛也不合适啊。”

老贵扬起了巴掌,咬牙切齿地说:“再胡咧我撕你的嘴!”

二狗躲闪了一下,吐了吐舌头。

老贵说:“这头奶牛是当初康书记出钱给老栓的。”

二狗翻了翻眼,说:“不会是公款吧?”

“你真是茅缸里的石头,又臭又硬,”老贵恨恨地说,“人家康书记用自己一个月的工资从集市上买的。”

“老栓的遗嘱上怎么说?”说着话,二狗去夺老贵手里的纸片。

老贵躲闪了一下。

二狗心里有了疑问,说:“遗嘱是假的,你哄骗大伙。对了,肯定是假的,我想起来了,老栓不识字,他会写遗嘱?”

老贵忙把手里的纸片团成一团,塞进了口袋,理直气壮地说:“他可以口述,我可以记录啊。再者说,你觉得老栓的遗嘱有什么问题?”

二狗说:“就算是老栓口述你记录,不会不涉及奶牛吧?奶牛是老栓的命根子,村里人谁不知道?”

老栓虽没养过孩子,自从奶牛来到他家后,待它比自己的孩子还亲,冬天怕冻着,夏天怕热着,晚上都睡在牛棚里。特别是奶牛下崽后,跟伺候月子婆娘似的,有时,他做了饭,自己舍不得吃,让奶牛吃。有一次,老贵看到那一幕后,就忍不住对老栓说:“老栓,你咋不让它吃肉?牛生成就是吃草的,吃其他反而不适应,不但不长膘,还会掉膘。”

老贵正色说道:“二狗,老栓对这头奶牛,在遗嘱里也有交代。”

在场的人都相互传递着眼神,充满了期待。

“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。”二狗眨巴着眼睛,似乎不相信老贵的话。

老贵不理睬二狗,瞧着众人说:“老栓说,这也是人家康书记的意思,他下世后把这头奶牛给二狗。”

“给我?”二狗惊讶地张大嘴巴。

老贵点点头:“要你好好喂养,将来换个媳妇……”

现场静了片刻,旋即掌声一片。

“我一定好好喂养,一定好好喂养。”二狗忙不迭地说,“我这就去看看奶牛。”

众人散去。二狗进了牛棚。老贵随手扬起一把纸屑,纷纷扬扬,像飞舞的雪花。事实上,老栓没有遗嘱,处理积蓄是老贵的主意,让二狗继承奶牛是康书记的意思。在电话里,老贵还说要拿出老栓留下的积蓄,支付康书记的奶牛钱。康书记说,别给我胡折腾,这么多年我没少吃月亮湾村的土特产,早就还够了……想到这里,老贵摇摇头,笑了。

侯发山,河南省小小说学会秘书长,郑州商学院客座教授,郑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,著有小说集26部,曾获中国小小说金麻雀奖、曹雪芹华语文学大奖等奖项。



乡土之上  
张伟锋 摄

## 土(小说)

□ 周海亮

他进城那天,父亲去送他。除了行李,父亲还提着一个很大的帆布包。帆布包很重,父亲就像提着沉甸甸的故乡。他问父亲包里装了什么,父亲说等到了再告诉你。他问为何现在不能知道,父亲说我怕你把它扔了。他笑,父亲也笑。火车驶过华北平原,他离梦想越来越远,离故乡越来越远。

父亲将他送到宿舍,稍坐片刻,便要离开。父亲得赶回去的火车,赶家里的农活。临行前父亲打开帆布包,那里面,竟然装满了土。

怕你水土不服,给你弄了点土。父亲说,你要是呕吐、腹泻,身上起疙瘩、失眠、发烧……拿开水冲点土喝,就好了……

虽没说什么,但在心里,他笑父亲的愚昧。

当年我去天津当学徒,你奶奶就给我准备了一包土,很管用。父亲说,老家的土,能治水土不服……

那些土,或来自山脚,或来自菜园,或来自院子、土炕、门前、灶坑……总之故乡的角角落落,家里的角角落落,这儿一把,那儿一捧,就有了满满的一帆布包。家乡的土治水土不服,他听说过,却不信。假如父亲没有送他,假如他独自提着一帆布包土上了火车,他想,他肯定会找个地方,偷偷把土倒掉。

帆布包塞到床下,故乡的土很快被他忘记。他没有水土不服,一次也没有。甚至,繁华并且陌生的城市让他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。他喜欢高耸入云的高楼大厦,尽管那些高楼大厦与他毫无关系;他喜欢夜里的霓虹和弥漫在街道上的烧烤味,尽管那些东西同样与他无关;他还喜欢那些三五成群的漂亮女孩从他面前走过,留下一串银铃般的笑声,她们与他无关,可是他喜欢看着她们。

只是看看,他就心满意足。

两年后他从工厂辞职,去夜市摆了一个小摊。从宿舍搬走的时候,装满土的帆布包被他从床底拽出。本已做好丢掉它的打算,可是走出很远的他却被舍友喊住。你忘了东西!舍友提着帆布包,气喘吁吁地追赶着他。

于是,那包土被他带到租住屋。夜里他看着那些土,他闻到故乡的气息。

摆摊虽然辛苦,但当数着赚来的钞票,他觉得自己已经真正融入到城市。然

后,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,生活里多出彩和阳光。几年后他们用摆摊赚到的钱买下临街的店铺,夫妻店越开越红火。又几年后,他们的女儿出生,他在城市里,买下属于他的房子。

搬进新居那天,他从出租屋的床底下再次拽出那个帆布包。他想连包带土全都扔掉,妻子却说,带着吧,以后栽花什么的兴许用得上。于是,那包土被他带到新居,放到阳台。后来他用这些土栽了几盆花,那几盆花,长得格外好。

两年过去,阳台上又多出好几盆花,一帆布包的土终被他用光。后来那几盆花枯萎了,于是,他将它们连同紧箍在花根上的来自故乡的土,一起扔进垃圾箱。

那些年,他回老家的日子,只剩下过年。那个除夕夜,他与父亲坐在滚烫的炕头,他给父亲讲他在城里的故事,父亲听了一会儿,就睡着了。他盯着熟睡的父亲,发现父亲更加苍老。突然父亲打一个激灵,醒来,说,村子明年就不在了。

他说,我知道。

村子明年就不在了。待明年,村子将变成一个产业园,父亲也在镇上分到了一栋楼房。只不过,他想待天气再暖一些,就将父亲接进城里。他不甘心让父亲独自住在镇上,何况儿子读幼儿园了,他希望父亲可以帮他照顾一下儿子。

可是春天时候,父亲突然去世。他记得那天阳光很好,飘飘洒洒的柳絮让城市变得软绵绵的。放下电话,他知道,他成为了孤儿。

他将父亲的骨灰安葬在老家的山上,那也是父亲的遗愿。产业园在那里为老家的人们留下巴掌大一块地方,据说为了那点地方,村里的老人们硬是往县里跑了好几十趟。

冬夜,妻儿已眠,他独自在客厅看电视,突然很想父亲。他来到阳台,看着窗外,窗外大雪纷飞。几个空花盆静静地摆在阳台一角,那里面,曾经盛满最后的故乡。

他闭上眼,深嗅着熟悉的泥土气息,突然之间,泪流满面。

周海亮,职业作家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出版长篇小说《浅婚》、小说集《天上人间》等作品近40部,在国内外各类期刊发表作品1000余万字,有电影《蝴蝶不说话》《蜗牛的家》《浮生》等30余部。